



21
1586
28



門八遠214
1586
卷 24

第九十六回



此。同。乃。一。部。翻。案。之。筆。點。清。處。也。向。日。寫。瓶。兒。寫。盃。童。等。人。今。皆。一。一。散。去。使。不。寫。春。梅。一。尋。舊。游。則。如。水流。去。而。無。濛。迴。之。致。雪。飄。落。而。無。迴。風。之。花。何。以。謂。之。交。筆。也。哉。今。看。他。亦。且。不。寫。敬。濟。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游。便。使。于。古。傷。心。一。朝。得。意。俱。迴。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是。好。結。局。不。致。一。味。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真。是。哭。殺。人。嘆。殺。人。此。後。敬。濟。入。府。而。春。梅。與。月。娘。離。矣。故。此。回。寫。重。游。然。于。游。自。已。之。故。宮。與。金。蓮。之。舊。館。串。入。敬。濟。便。有。

無限傷心之處不特泛泛一筆寫其相思之無味也。寫楊光彥又為敬濟之交游十弟兄一描總之作者深恨交游之假而作此書故此回又從吳典恩事出以深惡痛絕立下方結出鴛鴦以為我親兄弟放聲大哭也。

此回葉道相面單結敬濟蓋上回冰鑑為眾人一描後回小龜又一描方將眾人全收去夫既遮七掩七將敬濟隱于西門慶文中則不必急為敬濟結束今既放手寫敬濟是用于將到守備府中即為之照冰鑑卜龜一樣結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結也。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詞曰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鬟。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意如此叙來。超

淚令人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入帖
何處酒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
去土寫着

重承厚祚感七卽刻舍其非酌奉酬

牒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銀梳
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鳳麟袍兒翠藍十樣錦

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
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件當跟隨抬着衣匣後進兩頂
家媳婦小轎兒緊七跟隨極力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
娘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
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七几件金翠首飾
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今昔與大娘子迎接至前
廳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
又是如此擡寫到于廳上叙禮向明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
忙老亂相見說道向日有累姐七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
今又重承厚祚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

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子過去家官府不時
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七你是此時好日子我只
到那日買禮看姐上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
月娘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個敘禮畢春梅務要把
月娘讓起受了兩禮月娘然後吳大奶子相見亦送下禮
去春梅道你看大奶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所以罵
必着大奶子在傍大奶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
方令此時滿足大奶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
主坐月娘和大奶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鬢養娘
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見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
小大哥還不來與姐七磕個頭兒謝上姐七今日來與

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見身來與春梅唱喏月
娘道好小厮不換姐七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被中
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換帽兒上月
娘道又叫姐七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
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月娘與了奶子兩枚銀花
兒月娘道姐七你還不知奶子與子來與兒做媳婦兒了
來與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
好恨一面丫鬢拏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七後邊明
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
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帛落了凡點眼淚直照
出門

時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炉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
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餾、希奇菓品、絕品芽茶、月娘
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
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綵遍地
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總照在月娘房中坐着
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奇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
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來與奶、上益頭、他爺說天氣寒
冷、怕風、冒着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面的、推出來
廳上外边走、有敬濟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
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着看他也

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孫
子也、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直說他孫二娘、還有
位姐兒、几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
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
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
成日淘氣、在那裡、話犯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
去、月娘春梅道、奶上、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裡、
對西門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
下針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拿盜賊、操練人馬、常
不時往外出巡、几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

第一回 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孫子也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直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几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話犯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月娘春梅道奶上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裡對西門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几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

了春梅向月娘說奶。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
走。本意真是月娘道我的姐。还是那咱的山子花園
哩。自從你爹下世没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七的。石
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
就往俺娘那邊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小玉拿花
圓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到樓邊
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雨邊盡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
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嗟。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
權當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蹣跚。

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間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口有

雲來。有十九回一賦。理應
有此一賦。特特相映。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
壞櫟。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日的瓶兒
出悲。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
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
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
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
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
嫁人去了。春梅道。我所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還

拾的來家了。如此照出可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大
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听言點了點頭兒那
星眼中絲不的酸心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
贈手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賣了這張床。照應我實承望要
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俺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
了。絲不的心下慘切。午夜又問月娘俺大娘那張螺甸床
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
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
中沒盤纏抬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
道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憐了那張床當初我

哥兒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
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又我晚
連環月娘道好姐七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
只見家人忙忙走來接說爺請奶七早些家來哥兒尋奶
七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
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銀綃擺下酒
筵兩個妓女跟華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安春
梅上坐。醜絕此是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處坐
約可知月娘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
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

第一回 金瓶梅

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漸落時分只見宅內

又差伴當擎燈籠來接此昔日叫月娘那裡肯放叫兩

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將○狀○申○一○○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

周奶子一個兒一面叫小玉與上大夫放在跟前說姐子

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

子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

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

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

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

鄭嬌兒此等人亦有今昔之感春梅道你每會唱懶一回買不會玉釧

兒此等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會你兩個既會唱

上酒你周奶子吃你每慢唱小玉在傍連忙斟上酒兩個

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為你几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

天害的我伶仃瘦听的音響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繇

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

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子吳都齊斟上兩個妓女

又唱道

冤家為你滅風流揚塵不背你死聲活氣沒來緣

天倒惹的情抽過助的夢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
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道奶七你也叫大婢子吃盃兒月娘道

大婢子吃不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

大婢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
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纏
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生色此却

月娘道姐七他吃不的絕春梅道也七他也吃兩三鍾兒

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又觀出門情意各有深淺于是斟上叫小玉
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開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
天恁才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
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婢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

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于吟咏點

然金蓮而思敬濟又是兩段苦事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乖覺奶七長

奶七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

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反觀申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

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
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
籠車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鉄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
色有詩爲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
知流落在何處接下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
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恐你兄弟不得其所
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尋你奶上兄弟

如何不用心找尋一人告道少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
不着下落已回了奶上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
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
沿街逐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
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
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緊接又沒臉見杏菴王老
白日裡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
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鉄指甲楊大郎頭
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
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

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子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磧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已自討吃便伴七而笑說人情如此何足怪作者指盡哉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只如此不然咱到個去處講七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几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擗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

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几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边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磁子精着兩條腿敲着蒲鞋生的圓覺眼掃籌眉堆為敬濟料綽口三鬚鬍子堆為敬濟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樣筋雞翅吃的楞七楞七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是本意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喫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七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姪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物他怎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

基人家姓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這話
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
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
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
來抬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
一舖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樹倒猢猻散
方有此人近來領
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蓋伽
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說不是我學几
句言語訛犯他七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
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你跟着我

吃酒去來到一個食館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
四盤四賣喫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酒罷下小菜
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菜大磁
碗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
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
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
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敬濟此時固
以為知遇也明日我
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葺伽藍殿并兩廊僧
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
抬几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

著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我一做些飯打發
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上了，家當都交與你。真事好不
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
敬濟道：若是哥上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
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見道：「總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
十月裡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
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筭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
拏出銀子來秤。侯林見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
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
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別劍。

○十○裡○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
○以○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七○親○漢○子○親○爺○口○裡○
○無○般○不○叫○將○出○來○醜○絕○敬○濟○金○蓮○不○復○辨○矣○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
果然寺外侯林兒買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
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眾人看見敬濟不
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鬼
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
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躲着，你就擠了。」又一
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推的這大扛頭子。此
一班人語。侯林兒喝開眾人，罵：「怪花子，你只顧候落他怎的一。」

面散了，鍬鍬筐扛，派眾人抬土的，抬土和泥的，和泥打襖的，打襖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寫得太世人准人眼不能識人反不若麻子能風也一個眼瞎穿着皂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襪，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眾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眾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跛着的。總是史筆只見敬濟走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倒相個二星子。」葉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盤盤氣。」

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
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
山嶺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絲眼光帶。
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是敬濟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
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巧當得陰人發跡，你
今年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七歲你前年，怎麼
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
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
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
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

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
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
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
照米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
一個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尅過了。藥頭陀道。後來還有三
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
要行走。直對神仙一個人說藥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
做老婆。那有三個妻來。眾人正笑。像一團只听得曉月長
老打梆了。各人都拏銀鑰匙。上下做活去了。如此者。敬
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微

濟正與眾人抬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踏
踞着提身上風機。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
衫紫裏肚。腰繫纏帶。脚穿鞦韆。騎着一匹黃馬。手中提着一
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上的唱了
一啞。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說
了敬濟一跳。真逼連忙還禮。不迭問哥。你是那裡來的。那
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七府中官
事出來。奶七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尋舅
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七使小人往外庄上。折取
這几朵芍藥花兒。打這裡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

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無緣不消猶豫就騎
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面上
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趣絕當問也背文逃
走騎上馬張勝緊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
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証

白玉隱于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九十七回

夫一團熱結之假冷遇之真直貫至一百回內而假
父子則已處七点明桂姐之于月娘銀姐之于瓶兒
二官之于西門西門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則磨練
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類至于假夫婦滿部皆是并
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爲人所奪且其妻莫不
情願隨人是雖真而寔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已占之
是以假爲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處一寫假弟
妹結上文如許之假夫妻一寫真夫妻結上文如許
之假弟妹總之爲假夫妻結穴見色字之空淫慾之

假覺東門之叶。無此慷慨也。

看他下一葛字。便有正大光明三媒六聘全無一點苟合之意。所爲真也。

總之財色二字。財是交游着兄弟上講。故用冷熱二字。色是淫慾着夫妻上講。故用真假二字。總之一樣也。

此處結黃三等一案。特爲來保背主之罪。下一審語。非有別也。

伯爵于此回文內。結其死者。蓋至吳興恩楊光彥。則十兄弟熱結之文已完。下文雲裡守乃借雲以收用。

娘非猶是熱結文字。故此處以伯爵死卽結熱結之文矣。然則假弟亦蓋又結十兄弟也。總之此回已完。下文另出愛姐以劝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出二搗鬼以劝親兄弟中之全無良心者。作第二番結來以示叮嚀告戒之意。是則此回已結完也。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鴛膠

真夫婦明請花燭

詞曰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川
似屏如障堪遊玩。奈獨自慵抬眼併賞烟花。听絃
管徒欢娛轉加腸斷。總時轉丹青強拈書信頻
看又曾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
梅春梅分付叫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
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

稟了春梅那時守備还未退所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
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双八拜讓
姐七受禮比見玉那春梅受了半礼对面坐下叙說寒溫
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真正春梅恐怕守備退所進
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真正悄上說等往回他
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
廿五日午時生的表明向日未得時敬濟道我知道了不
一時丫鬟奉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
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
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里

不好安插你的出點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繼
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
位敬濟道不瞞姐七說一言難尽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
姐必竟從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
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來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落
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
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床帳粧奩
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
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調濟把我終送到臨清晏公
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

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七
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七一面猶如再世爲人
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一句抹正說話中間只見行
備退所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上
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
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
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敬濟
垂簷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閉席春梅陪
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
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

姐七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日因父母雙亡
家業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
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
常時啾唧不安直到如今補一向使人我尋賢弟不
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
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
氣書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
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并未與敬濟見面况
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
以被他二人瞞過補出方是筆墨不漏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

分付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絨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餘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驕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濟在守備府裡住了個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

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一兩隻湯鵝四隻鮮雞兩盤菓品一罈南酒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所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抬進禮來玳安邁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上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抬盒人錢一百文掣回帖兒多上稟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所前伺候計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烏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裏掣着帖兒

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歛在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與對王婆之言相照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醜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所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上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拏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食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臨來

五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月娘自己如此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上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于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不題却說陳敬濟道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敬濟拿吳月娘

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裏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末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鋪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好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听了，把眼瞧了春梅一眼，說：「姐七，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不知正是志氣又把六姐命喪了，求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總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那吳與恩。

安小廝供出好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了頭。小玉配與他。寫出仇恨有我早在此處，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話說的，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自受他的，他还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

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声兒不言語走
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
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映春
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
後所相見，叙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
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娘在後所
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冷結金釧
月兒言下有物是人，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
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
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拏與誰吃。小伴當道是

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道姓陳，道姓陳，道姓陳。
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上打
紗窗眼往裡張看，明上見陳姐夫正在床上，搔着兒拿進
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上走出外來，依
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
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
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一語正是
誰知堅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
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

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拏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
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
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
出愛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曠
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了曠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
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
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
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
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
一時了曠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

了曠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又與
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
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挺在床上推打鼾睡不
動月桂說奶上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
敬濟口裡喃七吶七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
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及拉你去拉不將你
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
耍當真接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
腦說人好意叫你上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

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
走到花亭上寫諸媿總爲守月桂道奶上備不知作地要打我还是我
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樹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
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
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
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更有
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欢洽鬢雲針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了鬢海棠送茶來力七後邊去金

哥睡醒了哭着尋奶上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
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了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
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
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
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
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个名字在軍門若早僥
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
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
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
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命臨去分付叫你替我

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
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
厥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
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
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姪子兒哩休要當耍子
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
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裡
來且喜呀剛纔奶七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
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
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九

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
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
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
撒痴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
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
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
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羹果花
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
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慮的你老人家心便了
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

老人家几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
得他來做我个親人兒薛嫂道好七你老人家有後眼又
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
梅道他先送禮來我總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
我那日在一个人家鋪席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
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
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利我亂成一塊真我替他家說人情
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總好管
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
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管仇罷了春梅道咱既

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七兒又使不的寧可叫他不在休
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緣的心事
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擡着出箱兒拜辭出門過
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
娘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
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結在大爺手
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
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
開段錦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鷄的十一月十五
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圖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爪

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
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
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
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
欲向繡房求醫費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証

天仙机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愿做親
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拾茶葉糖餅
美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在葛員外家揀定女兒回來對春

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參又相
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美果茶餅兩盤
頭面三盤珠翠四拾酒兩牽羊一頂髻髮全付金銀頭面
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
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
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
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
三四歲的頭子與他房裡使與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
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了頭說
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了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

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捉拏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總家產盡絕房兒也賣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口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生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了頭是黃四家了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要着要交賍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因錢至此話休籠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

人大打鼓樂燈籠娶慕家女子奠酒過門陳敬濟騎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踢道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頭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被添粧舍飯袍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回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蕩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未免燕尔新婚交妬雲雨正是得多少

春點杏桃紅綻蓋

風欺楊柳綠翻腰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襖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廚所後堂張筵掛絳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始稱之同起同坐了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曉搭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印後并守備往來書札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春梅不時帶出書院中和

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第九十八回

上文已大段結束。此回以下。復姓足愛姐何益。作者又為世之不改過者勸也。言如敬濟經歷雪霜。甘苦已當知改過。乃依然墮舊行徑。貪財好色。故愛姐來而金道復來看敬濟。言其飲酒宿娼。絕不改過也。雖有幾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愛姐者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听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鬟半挽臨粧鏡

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

復此處又結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為都御史山東

第一奇書

九十八回

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
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
名字陞爲叅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
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
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安出城迎接家
中廝上排設酒筵慶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
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奉勅書二張批着張安已
陳敬濟統穿大紅員領頭戴官帽上堂拜見
門 陳敬濟統穿大紅員領頭戴官帽上堂拜見
張安已

春梅道爲娶我兄弟媳
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兄弟媳
無介安室不成个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几兩銀子不曾爲
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拚了這个前程足以榮身勾
了一部 俱是如此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
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个主管做些大小買
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
他攬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又夫妻同歡不可細
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
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屬義看家陳
第一齣書 九十八回

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又送守備到永福寺去一日春梅向敬

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个主管覓

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所言滿心欢喜一日正

打衙前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富有事不期撞遇舊時

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熱時偏就撞着不知在冷錢中時二哥也撞不着何故哉

哥作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爲事又被楊光彦那

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

幸得我姐上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

榮身如今要尋个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陸秉義

道楊光彦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个姓謝的做夥計

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劉二一與四

方趁熟菓子娘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

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又映

後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聞雞養狗人不

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

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

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

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

和他說不見棺材不認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

也不消做別端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

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得七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官情見一月你恐拍去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所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教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干前定數

半點不由人

敬濟听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七說這買賣成了就安留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一萬

謝三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

春翁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

道又伏周義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小銀子貨

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

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

那廝不拏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恍一紙狀子拏守

備拜帖弥封得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

府正升所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

與張二官府西門在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

遍新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然要做分上即便批

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擊楊光彥去河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票你爺奶七待我這裡追出銀兩何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要了春梅說話即時在行李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教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書張德頤首拜西門安在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擺着陳敬濟狀子新問一頓夾打監禁教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榻坐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弄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

盡絕

也要尋候林兒去矣

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

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闢于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真個是

啓筵三家醉

開樽十里香

神仙留玉珮

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二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作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弄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

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
滿設酒席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馮金寶亦在其內乎
言下自應起劉二之
如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
物芬芳翠依七槐柳盈堤紅覆七杏桃燦錦志却杏菴居
士矣宜其死
命也子非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
熱鬧有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綉旌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上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
上戴着許多箱籠桌檯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
裡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
寫來便是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的白淨標致約有
舊時丰致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
問一声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來
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問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
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遲迴不去方知寫胡秀楊州一闌
之妙否則道因能不直奔楊州乎
然不是舊為王府官身則清河亦可留
矣讀者亦安知其經營慘淡之妙乎正欲報知官人不
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歛衽向

前望敬濟深七的道了個萬福筆墨緊湊 恬淨之甚告說官人息怒

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

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

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

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又是金蓮之續却不與金蓮一樣兩情四目不

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

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

莫非是西門老爹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

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

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裏邊

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有家活

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先愛

六兒次道國已是慘白鬚髮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

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四子生陳

東上本叅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一部大開日獨美

上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

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總結衆人又

子則此書當成于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

我兄弟第二的傷心語刺不思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

不知去向三口兒願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

三生有幸因問姊夫今还在西門老爹家裡隔江猶唱後庭花真有此

恨敬濟把頭項搖了一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

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叅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箇夥

計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乱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

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

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

濟看得心痒也使件當小姜兒和陳三免替他搬運了幾

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欢喜敬

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

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蚤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

隨來家一夜心七念七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十日

第二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

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边使的八老來請

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

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

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

頃茶罷彼此叙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睨那韓

愛姐愛姐一雙涎瞪七秋波只看敬濟

金瓶寫生處全彼此

是此等筆意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証

弓鞋窄七剪春羅

香体酥骨王一窩

麗質不勝嬌娜態

一腔幽恨感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
 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七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
 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
 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愛姐自說妙那
 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閃且推個故事也走出
 去了止有他兩人对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
 濟自勿幹慣的道見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
 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見和他娘已做些道路與敬濟對
杏菴說如此如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笑一笑不
此一樣蘊藉語

情投意合見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

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依舊是

總此書真是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

一絲不紊警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七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

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声連忙跟上樓

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

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七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
 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借枕蓆之權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
 难得姐七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查韓愛姐做出許多妖

嬌來撲敬濟在懷將尖七玉手批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與
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臥在床上交姤在一處
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鴦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

六姐死西門五姐死敬濟又是逢對

又名愛姐霎時雲收雨散偃倚共坐韓

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

見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

太師富貴何在二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撥利納之不可推阻敬濟應允

你有銀

說不打緊姐七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

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

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

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友來坐七敬濟在店內吃了午

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

明作揖

吾故云金道乃今人之道也敬濟既得安飽復事

點世人否則試問金宗明

作者必欲其至何謂哉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

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

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關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

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

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

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一主管走到裏邊房內蚤已安
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
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
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
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悶懷與韓道
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
官人不同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
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
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
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

敬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就睡出盟發中海誓

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

翟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

會寫種乚可人伏稱敬濟欢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

在心上又照金蓮筆墨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罷宿免

不的全無一懈可擊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鷄

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

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

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願拋淚冤孽相遇敬濟道

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七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

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見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賬目不查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詰詰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補此可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人作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一個別的熟地西門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飲酒這韓道國先簡

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况王六兒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何官人自道因未入西門家先有何官人因何官人貨方出道因此時復我入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作收煞吾不知其提筆布局之妙爲何如那何官人年約五十歲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綉緞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養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大大水鬢涎鄧七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愛姐之眼正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

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
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閒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
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
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反觀愛姐一邊沒三兩日不來與
他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見見敬濟
一去十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
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又是金蓮相稿使八老往城中守
備府中探所看見小姜兒情上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
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家訴與愛
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猪蹄兩隻燒鴨兩尾鮮

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
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
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
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
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声喏拉在僻淨處說
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
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
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
瓦楞帽涼鞋淨襪亦曾回憶雪天搖鈴否八老慌忙声喏說道官人
貴体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束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

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
快在那里多上裏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折開東
看上面寫著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歛衽拜謹啟

情郎陳大官人 台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
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
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
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
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愛姐與哥得同結一兩回
內以此一句蓋皆是後

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

不宜

外具錦綉鴛央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

衷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
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捐了藏在袖中府旁
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
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礼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
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礼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
礼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

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
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
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
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
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主人
謝胖子打听我不快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寔兩口
兒計議交了鬃金錢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
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
查問此事表過不題

一路情事寫來如畫却是
爲春梅送葬相過地步

却說八老

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折開銀

東燈下觀看上寫道

愛弟敬濟頓首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
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賊驅不
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
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
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是幸是幸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見織廻文

題翰濟臺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偶偕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信五兩白金收了千次萬喜等候敬濟

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交情不是負心人至話相投有詩
為証

碧紗牕下整箋封

一寫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誰付不言中

第九十九

此回乃完陳敬濟一人之案。其取禍被殺總是不肯
改過。故用以艾炙之。則愛姐乃所以守節也。且欲一
部內之各色人等皆改過。故又以愛姐結于此。且下
及于一百回總之作者著此一書以為好色貪財之
病下一大大艾也。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窮听陳敬濟

詞曰

白雲山紅葉樹。關盡興。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
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後阮公途。陽子路
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
箏。夜七歌樓。曙不知是聲是淚是血

右調蘇幕遮

九十一回對月娘說四月廿五日生日九十
七回對敬濟說也是四月廿五日因何又改
五月

讀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
棚生日後所整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

早辰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
一者和主管筭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
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
跟隨徑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
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体好些敬
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挂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
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筭就轉身到後
邊人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
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棟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
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長說道官人

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敬濟與母子作了
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
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
得水似膝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覩合低
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
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
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問垂錦帳鬢鬢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每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

換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又
手遞與敬濟深七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
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
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上休怪酒盡也篩一
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
來也陪吃了几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
几盃敘些闊別話見良久吃得酒濃時清興如火免不得
再把舊情一叙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
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
快又心在愛姐一回未與潘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

未肯一次卽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

竟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

總爲死期一引自資

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
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
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
兩個在下邊行房少時韓道國買將菜菜來三人又吃了
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刘二吃的酩酊大
醉解開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
又是刘二特七與採出何蠻子來誑的兩個主管見敬濟
上文遙对作章法在樓上睡恐他听见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刘二

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所大拔步撞入後邊
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
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
娘今日之官人即昔日之道士一稿敬濟安得不惱那里沒尋你却在這里你在
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一不與又塌下我兩個月
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
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一字如聞其聲你這狗合的不防颺的一
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腫起來那何官人也
不顧這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
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黑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

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有人敬濟前人被劉二向

前一腳蹀了個仰八又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今日之六兒即昔日之金

寶也敬濟安得不惱你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

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熱還也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

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

娘就沒了親戚兒有敬濟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

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

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亂兩邊鄰舍并街

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边人說王六

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

子有名坐地虎刘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
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
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採這殺才做甚麼自
有敬濟在也 陸秉義見刘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
効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所見樓下嚷亂便起來看
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里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
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
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諱名喚坐地虎刘二在酒家店住
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
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

声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

問者非不信大見蓋欲問明刘

也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刘
二來這里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絲分說
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說的何官人跑了
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
听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刘二了所以必問
欲要声張又恐刘二潑皮行兇一時闔他不過恐出前
見天色晚了因問刘二那厮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
劝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
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用自有處置主管弄了利錢

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上一念。便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上對老爺說了。斷送了性命。不如此敬討耐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还若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留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

又同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件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所以必寫雪娥爲娼。接張勝等事。蓋總爲死敬濟故耳。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

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殘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
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
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
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
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
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尚
書分部諸路人馬神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
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
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
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

子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裝行李細軟器物
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
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
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
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
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先放此不在
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
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
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孃家回門往
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驚進房中看他見無

了。驚起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諠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恣下窺聽原來春梅在裏面與敬濟交姪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耐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又搥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而張勝亦住手不得也只瞞了姐姐一人眼日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恐姐夫來家若不信說知往後

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七一般春梅道等他命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便捷之甚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姐諸人總難收煞矣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見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

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上看去。諛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四字妙答天
問者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七之就要吃人肉。休去吃我一刀子。今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樓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寫得活現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冒出來。寫得活現比金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撲着胸膛，上動躡不得了一面，採

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死在祿用一日無常。事依可，誰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逕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上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所以先插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著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截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上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寫主榜時
可知其用意處不在李安而在早飛起右腳，只聽得「吧」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腳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滾脚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擲了。

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房拿住了那
梅方救得金哥避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
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長流不覺放聲大哭
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
不省人事寫翠屏正歌被春梅扶叫避省過來拖屍
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
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
開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在東昌府那里等候取各
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
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是

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
主差與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鎖解前來孫雪
孫見拿了刘二恐怕拿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結雪娥夫
結雪娥夫敬濟已死
結因雪娥又是富意 旗牌拿刘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
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開了臨清州正是平
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為証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只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
酒店还歸本主如此結酒店寫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

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墓埋惟敬濟全蓮直

入承福寓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忘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意甚深

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錢不覓簇地兩行淚下說相

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奔兵猖獗不

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

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

天也不謂此書中有此數語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

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

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所見周統制人

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听叙禮坐

下商議軍情打听消息緊慢驛馬一夜次日日人馬早行往

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

中所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

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此等艾火

可灸金蓮對武大父母旁人百般劝解不從韓道國無法

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听敬濟靈柩已出了墳埋在

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

墳上燒帛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

他顧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間長老墓于何處長老令

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

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声親郎我的哥是敬濟哭奴寔

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的昏暈

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此等艾火可灸金蓮澆慌

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靈薛靈瓶見燒靈等病叫不應越發慌了

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

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帛看見一個

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

和一中年婦人樓抱他扶起來又倒了寫哭如不省人事

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裡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

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倒是我女孩子見韓

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

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

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

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帛錢不想到這裡又哭倒了當

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尙哽咽

哭不出声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

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

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偕到老此等艾火可灸一

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

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

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
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紋

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昔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央錦囊與他佩常在身那上面
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片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
君膝下此等艾火可灸一部送物事等病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
香囊翠屏道在底襪子上忙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
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
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

死傷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那

淚如湧泉此等艾火可灸一部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

說我的姐七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候了你好時光

愛姐便道奶七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劍目斷鼻也當守

節誓不再配他人此等艾火可灸一部好去淫囑付他父

母你老及婆同去罷此等艾火可灸一部我跟奶七和姐七

府中弄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

口兒到老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

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
洒淚而別回上臨濟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
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切切只是捨不的
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又為湖州那韓道國又怕天色
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赶路正是

馬邊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鄰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第一百回

此回為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獨有閒筆將王六兒
安放湖州然後接一李安噫何以寫李安哉蓋作者
欲結春梅玉樓見春梅雖風光占盡却不如玉樓之
淡漠于真定之中而依理為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
李貴隨李衙內之傍而李安拿張勝自云李貴是其
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而可知也夫
安于真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誦則惟于理為依是
我之所安也故玉樓為杏之名家于真定不趨嚴州

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慾之書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真正道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慾耳今經三批後再看便不是真正道學不喜看之也淫書云乎哉

夫賣玉簪不求名也甘受進門之辱能耐時也揀蒜含酸能知几也以李爲歸依乎理也不住黃州不趨炎也家于真定見道的而堅立不移城裏強縣裡強恕而行無敢怠也義恤貧兒處可樂道好礼出能乘時爲治施吾義以拯民命于水火也以搗鬼孝哥結者孝弟乃爲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錫爾類也凡此

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荷全性命於乱世之中也以視好淫世界吾且日容與于好夫淫婦之傍尔焉能免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誰謂金瓶一書不可作理書觀哉吾故曰玉樓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

春梅死于周義亦有說也夫周者舟也周秀者舟中遺臭也因春梅而遺臭也周仁舟人也周忠舟中也惟周義乃一義渡之舟凡人可上隨處可留喻春梅之狼籍不堪以至于死也且喻美舟隨流而去無所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紛紜于苦海波中愛河

岸畔不知何頭留住。畫舫以作室筏。止知於乎中流。隨其所止。以沉沒而後已。故普淨座前。必用周義之。竟往生爲高留住。兒但願世人。一篙留住。以登彼岸。不枉了作者于愛河岸邊。搗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愛姐遇二搗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見王六兒守節者。自言作金瓶梅之意。千古痴人。誰能爲作者一驗其筆花也哉。

一部炎涼好淫文字。乃結以解冤一篇。言勸念何是財色財色。便有冤家也。

官哥之尊報同孝哥之幻化。見官多有學孝可通神。

批。

一百胡珠。結入雲指搗夢裡。見我之雲中。指示人夢。在此一百回書。而人之讀我一百回書。乃如在雲中。夢中未必能知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養月娘。又言危殆而當求安也。

月入雲中。萬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門復變孝哥。孝哥復化西門。總言此身虛假。惟天性不變。其所以爲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嗚乎。結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說。復敢之與爭衡也乎。

故周貧磨鏡一回。乃是大地同一孝思。而共照于民。

胞物與之內也。

春梅嫁周壽是欲人以載。我船作定筏也。色字大點。

醒處。

玉皇廟發源。言人之善惡皆從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門死我戶也。

韓愛姐抱月琴。方知玉樓會月琴。與翡翠軒葡萄架。暉月琴之妙。蓋一線全穿玉樓。是本能勒歲月者。愛姐是沒奈何改過者。疑兒金蓮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過者也。又一部書皆是阮郎之淚。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次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

百回約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部好淫情事。似身孝子悌弟。窮途之淚。夫以孝弟起結之書。謂之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後三復斯義。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後千百年。諸為人子弟者。之作。者為孝弟。說法于濁世也。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詩曰

舊日豪華事已空

西門慶

銀屏金屋夢魂中

金蓮瓶兒

黃蘆晚日空殘壘

月娘

碧草寒烟鎖故宮

梅玉樓

隧道魚燈油欲盡

一部男子

粧臺鸞鏡匣長封

一部婦女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袖閑雲兩袖風

道白筆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
個坐吃山崩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
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刘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

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
來了等致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
罷省得留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
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大兒跟往湖州
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
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見在一處那時金
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王姐年長十歲相伴兩
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
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
銀圓的珠光照的無暇不有只是幾夕難禁獨眠孤枕慾

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
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
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
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
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
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
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
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
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
直轄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厮殺了說畢留

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攤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決次早起來逕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孝子行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孝子心地如此母的聽言叫苦賢母声口方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哀哀之音與磨鏡文中打成一片直是千秋淚血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賢母聲歌上之声令人落淚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

見恁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裏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一片天理相投亦是使玉樓身分愈高也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真是神龍踪跡不愧一个孝子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總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

看守宅子處上為二搗鬼生色方寫孝原來統制還有個
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
看守宅子周仁與眾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
不為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
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併但
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跳梁掃蕩盡從風

上寫孝弟此即公事忘私愿已久

按忠真是打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畫功為首

鴈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辛勤二十年

贏得班七髮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

幾番勞動來旌書

財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
金哥玉姐眾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
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
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
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
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

所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二兩放在明間
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
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藉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廝我
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如此結李
真是神
沒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去
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
于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
野渡無人忽逢義舟
自是沉溺之數矣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
兩個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
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覺北國大金皇帝成了

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
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并陘道
來搶東京副帥幹離不繇擅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
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
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
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禀領
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與宗領彰德之
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六路
一時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
湧之甚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道進兵比及哨馬

到高陽關上、金國幹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幹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隨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與西門死正是忘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爭○戰○場○一○黑○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帥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

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

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

了兵符印信。

又一段

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

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

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

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

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

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

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

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

奠我連日做得夢有些_○不吉_○夢見_○一張弓_○挂在旗竿上_○旗竿折了_○不知是凶是吉_○必用二爺夢又映二搗鬼韓愛姐道_○只怕老爺边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_○挂着一身孝_○慌上_○張上_○走來_○報道_○禍事_○老爺如此_○這般_○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_○大奶上_○二奶上_○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_○慌了_○二爺周宣_○別人不知收拾打掃前所乾淨_○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_○一面做齋_○累七僧道念經_○金哥玉姐披麻帶孝_○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_○部說二爺周宣引首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_○葬襲替祖職_○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做統

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此西門遣官兒

一墳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顧養之餘_○淫情愈盛_○當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_○淫慾無度_○生由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_○消了精神_○体瘦如柴_○面貪淫不已_○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_○不料他樓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_○鼻口皆出涼氣_○淫津流下一_○淫口就嗚呼哀哉_○死在周義身上_○亡年二十九歲_○結春梅必使春梅如此死者蓋欲與西門貪慾喪命一對這周義見沒了氣兒_○就慌了手脚_○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_○逃走在外_○了鬻養娘不敢隱匿

報與二爺周宜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扣着孤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孀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听不，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墓，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

神，父子不相顧。

有月，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

只合如此結前，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也閉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所以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千里金釧同一，往前抵尋父，起結真是，非者千秋眼淚，心血酒干窮途也。往路便套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子，年紀七十，正在灶

上杵米造飯，這韓二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田，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家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也炕上坐，登時做出一大鍋，裡有米、菜、豆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搬上一包鹽，酒，一部飲饌，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襯褲，襪，襪，腳上黃泥，一部裝傍，態如此結。進來放下，鏟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道：「你每日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

面黃髮，便問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此真正冷遇也。讀者試思：此殺狗記何如？」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愛姐反是如此，正其名，義所以云為艾火也。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乱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裡撞見。

叔上真比父母還親也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
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
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
叔上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
吧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哩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眼
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上房
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片
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似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
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抵尋到湖州何
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今日愛河二字已成一片須
細思其在愛河中揚揚是湖

均屬寓言欲炙好淫之病也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
故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思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
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揷兒就
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
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自
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文能灸病故用之針灸好夫
淫婦也一部奸淫須如此針
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上 怨冤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
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七到清河縣地方

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塵
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
一篇戰場文、却是十兄弟金瓶梅、以及眾將計等類、人惹惱天意也、
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劍、好
似森林密竹、一處七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上、折刃斷
劍、七斷八截、個七携男抱女、家七閉戶、閉門十室九空、不
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先插數句、接入月娘有勢、正是
得多少

宮人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七都閉鎖門戶、亂攙逃去、不

得多少

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

歲、哥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

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哥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

荒、個七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

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奔行、到於

空野十字路口、是可以為孝、為逆之地、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

裟、手執九環錫杖、脚穿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七內裹着

經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声大叫道、吳

氏娘子、你到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大驚失色

說這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
睡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趕到
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
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
道此等荒亂年程亂攔逃生也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
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
舅道師父你休鬧說悞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
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
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也不到此处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
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

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

一部大結家
如群龍淨大

之海也 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
長老僧眾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
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卸山時
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見
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
娘等吃了那普靜記清老師脚跌在禪堂記清座上敲木魚口中念
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
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
在方丈內打門纔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七念至三

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賢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呪薦拔幽冤解釋宿冤絕去挂碍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呪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颯颯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剝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仇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听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蝸

我見結冤家

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歲晦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方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冤結

一部言益言淫言殺言孽乃忽結以解冤結冤然則作者同自有沈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不及其昆弟百千秋莫頌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俟其所仇之人也

當下眾竟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生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閃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為次子名為沈守善去也安身守善此是作者本意言未已又一人素体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越去也所謂深冤之人也小玉認的是他爹沈通不敢言語插此一句生動之甚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為子去也王者亡也日尋死也已下又見一婦人也提

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又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托生去也黎者理也作者益欲舉其舌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皆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誘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為男托生去也重做水滸自是犯手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袁者遠也借此以遠諷人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鄭者証也子虛化官哥西門化孝已哥自是實詞兩回因果之人也

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家氏
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朱者謀也
不勝其誅
也之人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
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為女托生去也
巨者懼也因色而死
欲其懼而知悔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
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與衙管人高
家為男去也死子舟中因負重而斃
為下第者作伴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
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家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
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家為女去也此者道也雪娥
是借雪命而
言水遠烟
濤之人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之

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又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
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鐘貴為女托生去也大姐因與他
要飯相爭而
死今欲其再生改悔以主持中饋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
為事蓋亦勉人舉案齊眉之意
言周義亦被打死家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名
高留住見托生去也所云一箇留住便登彼岸故在
衆人托生之末以深徹世人也言畢
各恍然不見小玉說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
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苦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
月娘本是夢中人非夢不足以化又纏見有夢西門有夢
敬濟有夢周二有夢今以月娘一夢結之又一部繁華富
貴以燈影描之以夢境一靈真性同吳二舅眾男女身帶
結之大是徹人痴念處
着一百顆胡珠一掛寶石繚環胡珠蓋言一百回文字
繚環則又月牙之意也
第一奇書 一百回 十九

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到雲
叅將寨門通報進去雲叅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
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晚隣舍王婆七來陪
待月娘此處直使王婆人來寫得報應分明令人怕甚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
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
百顆胡珠寶石絲環教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
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一路寫王婆令人怕甚陪月娘
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
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
了鯨居至今七據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此提刑所何如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仇儷之歡一雙
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好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
遲月娘所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那王婆回報雲理守次
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
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乃道嫂七不知下官在此
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男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宝物决
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
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
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過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
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大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

曾把你輕待直對第一回熟結文字如何一旦出此大馬

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

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又是十弟兄絕妙結文自古上門買賣

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

友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吃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

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

兒小厮已被我殺了印令大漢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

一時燈光下血灑上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唬的月

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何前抱起娘子不

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為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

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

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

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與

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猶是叔詐為月娘真是死而不悔雲理守

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

巵孟綿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甫這月娘

却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

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擗劍

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此時月娘方受叔詐之累正是三尺利刀着

壞上滿腔鮮血濕模糊如此大結却是月娘見砍死孝哥

第一回書

一百回

十一

兒不覺大叫一声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說前渾
身是汗遍休生津連道恠哉恠哉小玉在旁便問奶上怎
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詳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
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
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
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
此如
總結真金觀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
者通身痛快真令親者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
瀉魂如何不家通身痛快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
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兒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音
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

麼一語喚醒天下人是作者開天下後世萬萬人非謂淨
問月娘一人也試問看過金瓶梅者何以答此一句

吳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
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一部揚揚老
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捧
言只是如此做夢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
也非言適纔夢事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
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
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廢其產業臨死還當身
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
升天你那天主寬恕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

與你看一看。于是以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

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看

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孽冤一

前此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言孽

頭即是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

慶托生。回照子虛化官哥直良久。孝哥兒醒了。二字直是

安得天下為人子者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

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

生淚盡了他一場。此又是作者于秋苦志不能伸其孝于

做磨鏡李安以及孝哥兒化等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

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

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

酒色財氣不淨不能明不明又安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

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南北

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

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

了孩兒去。又幾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

大哭。又是一部言孝言弟哀上老師便道。娘子休哭。

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眾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

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洞庭湖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

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永福寺真早露水歸源之所與玉皇廟對鳴平誰能

不死于此果然大金國立於東京稱帝置文武

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廢王流馬度江在建康即位

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

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門戶家產器物都不

曾疎失後就把球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

西門小員外結轉或安夫或安者大安也冤解孽散直至此時西門方得大安也如此一大結其妙向

如如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

看經之報有詩爲証

閻閻遺書恩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橫難存嗣

敬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惟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